

《内经》五味理论应用浅析

210029 南京中医学院 童学彪 谭一松

主题词 《内经》 中药五味

一、五味先走其所喜

《灵枢·五味》曰：“五味各走其所喜，谷味酸，先走肝；谷味苦，先走心；谷味甘，先走脾；谷味辛，先走肺；谷味咸，先走肾。”五味入胃先走其所喜之脏，说明某味对某脏有一定的亲和性。对于这一亲和性的产生，《内经》以天人相应、同气相求的观点予以解释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“东方生风，风生木，木生酸，酸生肝”，指出自然界由木所生的果实其味多酸，而人体肝的征象似木，故木之酸先入肝脏。这种解释尽管未免失之机械，但与现代靶器官、靶细胞的观点有类似之处。其实《内经》五味各归其所的观点并非固定不变，因为无论是《灵枢·五味》或是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，其对“五味各走其所喜”都强调“先入”二字，而先入某脏并不代表不入他脏。

祖国医药学肯定了《内经》五味分属五脏的理论，并以此指导临床及药物炮制。如欲引药入肝，多用醋制；引药入肺，多用酒制、姜制；引药入脾，多用蜜炙；引药入心，多用猪胆汁制；引药入肾，多用盐制等。这证明五味先入五脏的理论尚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实用性。

二、顺应五脏所“欲”择味

五脏各走其所喜与顺应五脏“苦”、“欲”择味，是《内经》五味与五脏关系的两种学术观点。前者侧重五味对五脏的亲性和，后者强调五脏据证择味的灵活性。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所言“心欲苦，肺欲辛，肝欲酸，脾欲甘，肾欲咸”，与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的“五味

所入”相为呼应，二者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五味与五脏以类相从的联系。值得指出的是，这里的五脏所欲之味是有其特定条件的。如心之所以从欲择苦味，乃指心为火脏，极易亢奋，为使其下降，当借苦味以泄之；肺主宣发，如肺气不宣，当借辛味以宣之；肝脏体阴而用阳，一旦肝用太过，肝体不足，当借酸以柔之；脾贵充和温存，其性欲缓，一旦紧急拘挛，当借甘以缓之；肾为水脏，若肾水不足，虚火上浮，当借咸味以化之。由于五脏的生理特性是多方面的，所以五脏所欲远远超出上述范围。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之“肝欲散”乃针对肝喜条达而言，一旦肝气怫郁，当借辛味以助畅达之性；“肺欲收”是针对肺主肃降而言，一旦肺失肃降之力，则喘促咳嗽随之而作，当借酸味以助肃降之性；“肾欲坚”是针对肾主闭藏而言，如阴虚火旺、扰精失藏而致遗泄，当借苦味以助坚阴之性。

三、顺应五脏所“苦”择味

苦者，困也，指五脏受病之困扰，而表现为难以忍受之状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所曰“肝苦急，急食甘以缓之”，指肝为将军之官，其志为怒，其气刚急，当取甘味以缓之；“心苦缓，急食酸以收之”，指心主神明、在液为汗，心气涣散、神无所倚、汗液外泄，当取酸味以收之；“脾苦湿，急食苦以燥之”，指脾主运化水谷、能制水化湿，一旦脾虚水湿内停，当取苦味以燥之；“肺苦气上逆，急食苦以泄之”，指肺主气、行治节之令，若其气受火扰而贲郁于上，当取苦味以泄之；“肾

经典医籍析疑
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”，指肾为水脏，气化则津布而不干，水液不归正化而干滯不一，当取辛味以达之。

综上所述，五味不仅先入相应之脏，而且亦入他脏，并治他脏之疾。如甘味虽先入脾脏，若系肝急，亦可取甘味治之，因其甘味能缓之故；苦味虽先入心，但因苦味又能燥能坚，故又用于燥湿、坚肾；酸味虽先入肝，但因其能收能摄，故又用于敛肺收神；辛味虽先入肺，但因其能散能润，故又用于散肝润肾；咸味虽先入肾，因其能下能软故又用于降心软坚。五脏对五味的选择是据证而定的。如肝病不但用酸味，亦可选甘、辛味；心病不但用苦，亦可选酸、咸味；脾病不但用甘，亦可选咸、苦味；肺病不但用辛，亦可选苦、酸味；肾病不但用咸味，亦可选辛、苦味。

四、顺应五脏所病忌味

《内经》不但介绍顺应五脏苦欲择味而治之法，还指出随证忌味之重要。其所述随证忌味，又有本脏忌本味及本脏忌他味之别。如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所曰“辛走气，气病无多食辛”，指出辛虽入肺，但属肺气不足者，当少用辛味，因辛味耗气之故；“酸走筋，筋病无多食酸”，指出酸味虽柔肝而缓筋，但因湿而致之筋病，又当少用酸味，因酸为阴味，往往能助湿增邪之故；“病在血，无食苦”，指出苦味虽能入心，但如属心血不足，又当少用苦味，因苦燥伤阴之故；“甘走肉，肉病无多食甘”，是指甘味虽入脾，如系湿困中焦，因其甘能腻中，又当少用甘味；“病在骨，无食咸”，是指咸味虽入肾，若因寒所致的骨病，又当少用咸味。

至于本脏病忌他味者，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。如肝病除忌酸味外，尚须忌辛，指出“多食辛”会“筋急而不枯”；心病除忌苦味之外，尚须忌辛、忌咸，指出“多

经典医籍析疑

食辛”会“令人洞心”，“多食咸”会“令人渴”、“脉凝涩而变色”；脾病除忌甘味外，尚须忌酸味；肺病除忌辛味外，尚须忌苦，指出“多食苦”会“皮槁而毛拔”；肾病除忌咸味外，尚须忌苦、忌甘，指出“苦走骨，骨病无多食苦”，“多食甘”会“骨病而发落”。

五、“补”、“泻”互寓并味而治

此“补”、“泻”之含义异于一般，正如张介宾《类经·疾病类》所说“顺其性者为补，逆其性者为泻”。《内经》补泻互寓的配伍方法，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，迄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。

1. 辛酸并用：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曰“肝欲散，急食辛以散之，用辛补之，酸泻之”指出，对于肝郁患者，以其肝喜条达，故取辛味顺其性为“补”，为防止辛散太过，可略佐酸味为“泻”。如逍遥散中用柴胡、薄荷、干姜之辛以“补”之，佐芍药之酸以“泻”之。盖肺主宣发、肃降，其“肺欲收，急食酸以收之，用酸补之，辛泻之”，是指肺气宣发太过、肃降无权的咳嗽，取酸味顺其下降之性为“补”，为防止其收敛太过，可略佐辛味为“泻”。如九仙散用罂粟壳、五味子、乌梅之酸涩，以收敛耗散之气为“补”，佐以生姜防止收敛太过而为“泻”。但如属肺气不宣之咳嗽，以其辛味顺其宣发之性则为“补”，酸味因其防宣散太过则又为“泻”。如小青龙汤中以麻黄、桂枝、细辛、干姜辛温发散为“补”，佐五味子之酸以防其宣发太过为“泻”，如临床治疗咳嗽证常以麻黄配乌梅而获效，即是取辛酸补泻互寓之意。

2. 咸甘并用：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曰“心欲软，急食咸以软之，用咸补之，甘泻之”，以其咸味顺其欲软之性故为“补”，甘味性缓而能防其咸味下行太甚故为“泻”。如凉膈散治心火上炎之口舌生疮，

取芒硝咸寒清热为“补”，甘草、蜂蜜味甘防下行过速为“泻”。

3. 苦甘并用：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曰“脾欲缓，急食甘以缓之，用苦泻之，甘补之”，以其甘能缓中，顺脾欲缓之性，故为“补”，苦味性燥，逆其性，故为“泻”。如一贯煎治脾胃阴虚而里急者，取沙参、麦冬甘寒缓急为“补”，配川楝子之苦，防止甘味腻中为“泻”；香砂六君子汤，以党参、黄芪、炙甘草甘温益气缓中为“补”，配木香、陈皮苦温，防止补中太过为“泻”。《金匱要略》大黄甘草汤治食已即吐，也体现临床苦甘合用的实用性。

4. 多味并用：由于临床疾病错综复杂，故择单味而治者鲜，并味而用者多，所以正确把握药味的配伍选用显得非常重要。《内经》不但指出顺应五脏苦欲择味的方法，

而且主张多味兼用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曰：“风淫于内，治以辛凉，佐以苦，以甘缓之，以辛散之。”吴鞠通宗其旨立银翘散，方用薄荷辛凉透表，取连翘苦寒泄热，芦根甘寒生津，集辛苦甘三味于一方，使风热得以疏解。其“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甘苦”，指导里热病证的立法处方。如调胃承气汤用芒硝咸寒润燥软坚，取大黄苦寒清热泻下，甘草味甘缓急。咸、苦、甘合用，寓补于攻，祛邪而不伤正。其“湿淫于内，治以苦热……以苦燥之，以淡泄之”，指出寒湿为病，当以苦温燥湿、淡渗利湿治之。如平胃二陈汤用苍术、厚朴苦温燥湿，茯苓淡渗利湿。苦淡并用，以祛湿邪。

《内经》综上所述体现了五味与五脏关系的灵活性，只有全面领会其精神实质，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。

丹参与续断的区别

最近，在辽宁的阜新、朝阳以及河北的安国药材市场上发现，有的药贩子将中药材续断的表皮染成棕红色，以冒充丹参销售，致使一些人上当受骗。

丹参与续断，其功效不同。丹参，祛瘀止痛、活血调经、养心除烦；续断，补肝肾、强筋骨、通血脉。丹参与续断，其价格亦不同，前者比后者高出一倍还多。因此，一些药贩子将大量续断用红色染料涂染，染成类似丹参的颜色，以进行骗卖。为此将丹参与续断的药材性状区别作一简单介绍。

丹参为唇形科植物丹参 *Salvia miltiorrhiza* Bge 的干燥根及根茎。根茎粗短，根呈长圆柱形，稍有弯曲，有的分枝具有须状细根，长10—20厘米，直径0.3—1厘米。表面棕红色或砖红色，粗糙，具不规则的纵皱纹。老根外皮疏松，显

紫棕色，并常呈鳞片状剥落。质硬而脆，易折断，断面疏松，有裂隙或略平整而致密。皮部棕红色，木部灰黄色或紫褐色，可见黄白色点状维管束。气微，味微苦涩。

续断为川续断植物川续断 *Dipsacus asper* wall. 的干燥根。根呈长圆柱形，稍扁微有弯曲，长5—15厘米，直径0.5—2厘米。表面灰褐色或棕褐色，有明显扭曲的纵皱及沟纹，可见到横裂的皮孔及少数须根痕。质软，易折断，断面不平整，微带角质性。皮部外缘呈褐色，内呈黑绿色或棕色，木部黄褐色呈放射状花纹。气微香，味苦微甜而涩。

(123000，辽宁省阜新市中心医院叶向群；122000，辽宁省朝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张海英；110032，辽宁中医学院李兴宣)